

生炎陳■南台

《車列濟慈》

事恩感間人寫喜

示啓新的作工聞新事從

清晨四點，我們這一群從「濟南蘇聯」鐵道邊上眺望，看到「新鮮人」，在細雨中的朝山「儘管汗流雨水而臉淚水交加著，而臉蓋也濕楚不已」，但思及法師入動念的慈悲容顏及其偉大志業，我目付，這小身軀為「殷惡恩歡喜」頓時心身化為「殷惡恩歡喜」，而這場小雨來得正是時候，菩薩降下了甘露，洗滌心中的污垢，我流下了歡喜的眼淚。

聽到濟濟是多年前的事，而真正正所接觸，卻有一段殊緣：七十九年四月，台南海島隆重舉行「誠心令我們感動」引我進入濟濟世界。第一次見面，是十月廿一日，我見到法師，是十月廿一日，我見到法師時，我們身分進入「南文文化中心」採訪，足足在靜止出口佇立了四個多小時聽法師口開示了，這一切也僅是接近她而已，當晚返回後近則發稿寫照片。

第二次見到法師，卻是一個月之後的國父誕辰紀念日。打擊，令她感到人生之乏味，當時苦勸她老人家一起前往「慈濟之旅」，四十多位「麻豆地區慈濟人搭坐近十二個小時的車程到法師的「家」——靜思精舍造訪。當晚，法師身體疲憊，但為了對護摩朋友闡述人生真義，她仍充滿歡喜心為殘而不廢的來訪諸年朋友安慰了，這種慈悲喜捨精神，令我們為之動容；尤其，看到有人把法師當做「神」一般愛慕為其治療絕症，更感覺一般神道在社會已根深柢固，法師為正信佛教的偉大志業，的確勞累！擔任記者多年，在資深老病死看得多，以前，經常以正義感自修，看不慣，即寫新聞「修理」。如今喜喜人間感恩故事，打殺新聞少寫「多好」。

在菩薩道上，對慈濟雖了解仍不甚深，但願有生之年皆為慈濟人。身為新聞從業者，除了做好自己工作職責外，也為慈濟全力以赴，正所謂「願有多大，力也有多大」。

花蓮參與「慈濟之旅」，內人和兩位孩子也都陪同前往。雖未親聞法師開示，但返回後丈母娘心情開朗不少，其「腦神經衰弱」症也痊癒了許多，這不是慈濟賜給她的歡喜心嗎！心中充滿著歡喜，心胸一開朗，病當當然就好了。

以往內人性格較易鑽牛角尖，因此患有十二指腸潰瘍。最近，一看到到二指腸潰瘍，我會半開玩笑地要她記住法師在「靜思語」內所說的：「君子量天，小人量人。」這句話，說著說著，她也轉怒為喜了！對日常生活行為上「一效果」，對日常生活行為上「一效果」。

女兒一個人因為課業問題先回美國。這期間，她剛上大學一年級，就在美國居住了四個多月，對環境還不熟悉，她才十九歲，碰到家中的重大變故，她本人都不在身邊，難免惶恐、悲痛。親朋好友說學校有輔導員專門輔導家中發生變故的學生，於是她主動去談了兩次，把家中的情況告訴輔導員。對方大部分都在傾聽，聽完後，他問我女兒的興趣是什麼？功課怎麼樣？我女兒告訴他會學鋼琴和跳芭蕾舞，我很喜歡看戲。於是輔導員告訴女兒試著把精神放在功課及練習、彈琴上，女兒真的用此方法排解了困境。她會講三週，功課果然不退反進，使人幾乎不相信她剛遭喪父之痛。

由此可知，如果當事人能深聽，或了解輔導員觀念，讓當事人面對問題能仔細思考，平靜下來再自行解決，真正能化悲痛為力量，重拾生命的意義。

對於輔導員首先要建立正確的觀念，不要企圖使自已做救世主，只要適時恰當地去深聽，引導對方，由對方自己去解決輔導的內涵，用對方向。

現在來談輔導的力量，到底什麼是輔導？每個人在生活中都兼具多種角色，比如老師，我是孩子的媽媽，是學生的老師，又是人家的女兒、媳婦

種關係存在。我們可看到由學校訓導處兼辦輔導工作時，其功能在很客觀，因為學生需要被尊重，一旦他因為處分問題需要被尊重，且他也在很嚴重的問題時，往往有以老師的身分面對被輔導者，往往有以生為主的觀念，聽不深、不真，而扭曲了對方的問題。

四、不是醫生與病人的關係。醫生依病情開藥方，輔導員不能這樣提。對方告訴你問題，你不能直接就提供意見，身為輔導員最忌諱直接告訴對方怎麼做。人所面臨的各種問題，有生理上的、心理上的、年紀上的，你無法給出一定的配方，只有他自己去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所以輔導雙方絕不是醫生與病人的關係。

五、不是同事的關係。在一個機構彼此雙方同事者同一目標前進時，彼此並肩努力朝著同一目標前進的人，面對這個問題，但做輔導時，對方的問題並不是兩個人合作就可解決，所以輔導員不可以同事的關係，企圖解決對方的問題，只有深聽，幫助他把問題釐清。

六、不是領導與部屬的關係。一個公司中有總經理、經理、組長、職員、工友等階層，這些階層分別運用工作的需要而談話，若在輔導時僅用工作的需要去談話，將造成不交流的後果。

【證嚴法師隨

緣開示】

走出人間天堂

皆從事社會福利的工作，
那佛教如何使人得救？」
那人解不開的結與苦悶一
如果領會道理，知道繫鈴
解鈴，當下就得解救解脫，不
的天堂。」

人不是死後得救，生活在人與人相互的愛中，現在就得救。佛教的真義是覺悟的有情。情即是愛，對人有豐富的感
情，不忍眾生受苦，願眾生離苦得樂，而殷勤快樂的去付出使
發揮人生的良知能，做好人的本分事，是人性本具的善心，而不是死後
的天堂。所以，佛教注重的是現世的人生，而不是死後

輔導者不一定有嚴重的問題，有時候
他們只要找人談一些情緒上的困擾，
要人關心、要人了解、要人聽聽他對
某些事件的看法，如此而已。面對這
種個案時，我們只能聽、只能關心、
只能支持，不宜給予建議。

對人深刻地關懷，加上對輔導的認
識，可使輔導觀念更正確。我們可以
用更廣泛、更平和的態度來看輔導。
如果我倆是朋友，在內心中，我就自
我超越彼此是朋友的關係，變成輔導
抽離，深聽他們的問題，幫助他們釐
清問題，或只做個負切關心者來傾聽
他們訴苦，絕不建議，這是最重要的
人。人都需要一關心，任何人在任何
情況下，隨時需要關懷，記得在我遭
遇苦痛時，有許多朋友助我、聽我，
有時我用日記寫出心中的悲苦，我發
現如此比較不會使問題混亂。師父曾
說：「人生如舞台，每人有不同的角
色，戲不斷演。」當我們以委員的角

「要用眼和心」

多關懷不懷人的幸

【孫美華／美國靜思堂報導】住洛杉磯黑人家貧民區，七八歲的老菩薩張蓬萊，一頭銀灰髮絲，慈悲的臉龐，像是不盡的大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

爲了能就近方便照顧患病之人，張老菩薩特地住在低收入的黑人貧戶區內，附近的鄰居不是四肢不全、低智能，便是癡子。雖然她與人與老菩薩言語不通，但是每當飢饉風寒之時，便想到在老菩薩溫暖的小天地裏，會有吃的、用的，能，飽暖腹，一抵嚴寒。

張老菩薩平時省吃儉用，出去換汽水罐頭和做些零工，把省下的錢買一些日用品，儲存以備救濟之用。她平時還常帶到朋友和名過把過量的食品、不要的衣物，收回家來，一包一包打理好，做爲她救濟鄰居之儲備。

張老菩薩有六個孩子，都已立業，生活小康，孩子們也有能力養育母親，而老菩薩卻心甘情願住在黑人區。她說：「每當我看到這些可憐的人，我中心覺得自己擁有太多了，我應給他們什麼呢？看著他們傷殘病弱，智能不能足，我怎麼忍心離開他們，去過自己舒舒服服的日子？」她所有的孩子都爲母親親子有問題，年紀大了不去享清福，只有一個兒子體諒她的心意，她對這個兒子說：「兒啊！不要讓我煩惱，就是我的福氣了。但是要常常用你們的眼和心多關懷，下這個世界上那些不幸人才是。」最近，她有一個住在教士頓的女兒也被她感動，常常自動收集一些朋友不要的衣物和罐頭寄來給母親幫助窮人。

老菩薩回憶兒時，受到祖母的感召，祖母像僕克己，卻將省下來的錢領養一些孤兒，而這份悲天憫人的情懷，深深烙印在老菩薩幼年時的心靈，常常不忘記盡一份心力照顧和關懷身邊的人。直到長大結婚後，仍忠誠侍奉公婆至孝。在老菩薩傳統的婚姻下，丈夫常常打她，只爲

花蓮的慈濟護專是個佛教的學校成立不到二年，位置在偏遠的東部，但因有慈濟功德會百萬以上會衆的支持，整個學府的氣氛顯得非常溫馨平和。

我個人對護士這個行業非常敬佩。我個人對護士這個行業非常敬佩。護士工作非常辛苦，但待遇非常低，社會上受到的尊重遠不及醫生。這一群小小年紀的女孩子們，願意選擇護士來學習，並作為一生的志業，真是令人感動。因此我在離開教職數年後，重返教壇，選擇護士做為此生生涯的開端，除了認同慈濟功德會的理想外，為護理人員盡力，也是她力之一。

慈濟護專有懿德母姊會的組織，十家鄉非專業，但都有愛學的心，她希望幫助學生學習，讓他們生活得好，一定做得好，這份愛心，別人是不會做得到，我們不敢說一定是照顧好，但學生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此照顧好，加上一些經驗的交流，當學生有問題時，能夠婉轉地講話，適當給予關心，說不定就可使她的悲傷或問題有轉化的功能。

師父運用慈濟功德會委員外圍的力，組織教導護士，這是不起的作用，使師父的我們努力發揮他的功能，使師父的美意能令每個學生感受到，而學生在校三年或五年之後，因為我們的輔導而讓他們有更好的校園生活回憶，終生難忘。

面臨問題亟需他人傾聽

記得七十九年六月間，我在「經濟文化中心」對慈院義工談過，有學生輔導的基本觀念與應用，那是屬於一般性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今天我那部分稍微重述一下，然後再進到輔導領域裏更專題，是希望趕快找一個人來談談，最常見的現象是說者一滴滴倒下，聽者難過異常，接著兩人哭成一團。輔導學常流行一個笑話：某個有過傷心經驗的人夜裡一座橋上，橋上有一個傷心人正欲跳下去自殺，這個輔導員就問他：「你有何傷心事呢？」對方回答：「我非常痛苦，家中……」談著談著，說的人傷心，聽的人難過，在這道心事之下，彼此哭成一個團，變成同病相憐，最後兩人一起跳下橋去。

這當然是一則笑話，但也指出同情做個聽關懷的輔導時，如果愛用同情，則非但不能幫對方，反而使彼此都受到傷害。

另一個例子是夫妻一人吵架了，太太鬧閨中好友託苦，抱怨丈夫的種種

不是，女友越聽越生氣，就跟著大罵一頓，並提出許多建議，諸如搬家、不煮飯……等等。結果分手後還不一定能夠接受她的建議，這手段還可能對女大為反感，因為情緒穩定後，她會發現自己原先的罵也蠻有道理的，不像自己以前的那麼惡劣啊！所以勸導吵架中的夫妻時，要切中適度，恰到好處，否則忙沒忙成，反而惹起人，甚至由於處理不當而使對方夫妻失和的情況更為惡化，造成更大的悲劇也說不定。

由此可見，「輔導」並不只局限於學校老師對學生之工作，在整個社會的各類關係中，有許多的情況都是需要輔導的，這就是為什麼教育體系上會有輔導課的原因。輔導不同於訓導，台灣從六十年代開始才改為九年義務教育後，校園內也漸漸引進了輔導觀念，並可借重單位，這對於輔導學生的功能並不可估量，這可能跟整個中國的文化背景有關。我們一直都覺得孩子是該管的、必須訓的，而沒有體悟到對於社會的變遷，在自由民主主義風潮影響之下，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人格的發展成熟需從自我肯定開始。

因應社會變遷

輔導的觀念之所以愈來愈重要，其原因有四：

第一，因社會變遷急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比以往更複雜、更多樣。農業社會制度下的家族力量很大，許多人在傳統儒教的觀念包袱下，懂得自我約束、自我要求，在我個性的表現不會很強烈。可是現在的社會結構改變，人們在青少年階段時期，一方面因為生理、心理上的需要，一方面因為社會的情況令其自覺要對自我角色的認同，所以我們就不能用以往的管教方式來要求他們；而不能給予學生、孩子甚或現代人做一些輔導的工作。

第二，現代的家庭關係已不像以前那麼密切。以往的家庭基本都是三代同堂，左右鄰居大都是親戚，彼此往來關係非常密切。可是現代的公寓化生活，常有「老死不相往來」的情形，加上父兄忙於上班、應酬等等，造成親子間的隔閡。親情淡化，家庭關係趨向冷漠，一般青少年無法從家庭中得到很溫暖的照顧、愛護，在他們人格發展與身心不安的情況下，很需要一些支持的力量，以及被關懷的需求。

第三，現代人的社會關係異頻繁。最近我就遇到有一個四、五年的工院上班的工程師，他給我的印象是很不安，對人沒有信賴感，你說他不是，女友越聽越生氣，就跟著大罵一頓，並提出許多建議，諸如搬家、不煮飯……等等。結果分手後還不一定能夠接受她的建議，這手段還可能對女大為反感，因為情緒穩定後，她會發現自己原先的罵也蠻有道理的，不像自己以前的那麼惡劣啊！所以勸導吵架中的夫妻時，要切中適度，恰到好處，否則忙沒忙成，反而惹起人，甚至由於處理不當而使對方夫妻失和的情況更為惡化，造成更大的悲劇也說不定。

由此可見，「輔導」並不只局限於學校老師對學生之工作，在整個社會的各類關係中，有許多的情況都是需要輔導的，這就是為什麼教育體系上會有輔導課的原因。輔導不同於訓導，台灣從六十年代開始才改為九年義務教育後，校園內也漸漸引進了輔導觀念，並可借重單位，這對於輔導學生的功能並不可估量，這可能跟整個中國的文化背景有關。我們一直都覺得孩子是該管的、必須訓的，而沒有體悟到對於社會的變遷，在自由民主主義風潮影響之下，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人格的發展成熟需從自我肯定開始。

.....《座講德懿》.....

朋友們，友情本身是人類生存下來的
一個很大的力量。
現代人常常面臨外在環境變化，所
在這種變化中就必须有某些觀念出
現。

第四，每一個人成長的過渡期中，
都會面臨心理上的某些轉變。所謂
長，並非單指從兒童進入青年、成
年的生理轉變，尚包括從嬰兒到兒
童到青少年、心理上的護照問題，這
兒童到青少年、心理上的一些問題，
再加上婚姻、事業等等階段，這些
總會或多或少發生一些問題。我
們來幫助他們。

只有在一生都會遇到一樣多的問
題，而當你在這個範圍內，有些人在
另一個範圍內。而當你在這個範圍
時，就需要有人來聽你說，和你談
話，幫你解決這些問題。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借助宗教
老師、朋友的力量，常常能讓我們看
到問題、接受事實，但是如果遇到更
深刻的內在問題時，可能就需要專業
的人來幫助我們。

記得別人自行解決問題
幫助別人自行解決問題

國回台，兒子留在台灣辦好喪事；

什麼他都蠻排斥的。在慢慢引導
才知道原來他爸爸是警察，從小
跟著父母不斷搬家、轉學，在新
環境裏，經常遭受排斥。起初他還會
投入新環境，交新朋友，慢慢
開始對新環境產生反感，也因為
而延誤了許多交朋友的机会；於
造成他越來越孤僻，越來越不安
穩度缺乏對人的信賴。人是不能

認識

輔導

爲懿德姊妹而講

簡靜惠

員、經理等等；因為各種不同的社會關係，有了各種不同的身分。而做輔導時，我們必須去除和被輔導者彼此間的既定身分與關係，我們只需付出深刻的關心，真實的看到對方的問題。因此，所謂輔導，就是運用各種不同的教育方法、技巧、原則，幫助對方從內心出發，去看清問題，並且把彼此的角色除去，在真實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下進行。

七、不是教主與信徒的關係。基督教運用宗教的力量結合各地方人力，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面對輔導問題時，若只憑宗教熱忱要求對方與你相親一樣，或強迫性的要對方接受你的意見，將會造成排斥的後果。在慈濟護專的學生中，也有許多非佛教徒，輔導中，如果單憑充分的熱忱，要求學生在生活中跟著宗教行為走，這可能會引起極大的排斥，因為他們的心中

八個「不」

一、不是父母與子女的關係。父母與子女間有血統關係，有恩情、親情的關係，彼此間十分親近，而且有一子女要孝順父母——的觀念存在。如果與被輔導者談問題，你把他定位在子女的角色，這就不是對等關係，你會給他高高在上的感覺，那麼他說出來的話就會有所保留，而無法切入問題的核心。就「懿德姊妹」來說，這只是一個稱呼，千萬要認清實際我們並不是他的媽媽，要常常提醒自己，千萬不可對他如同子女般的要求。

在輔導時，若常用父母對子女的態度，陷入要求的直接性，動不動就要對方應該如何如何做，如此令對方無法接受，就不可能說出真實的問題。

二、不是朋友與朋友的關係。朋友在一起時，彼此坦誠相對，你一句、我一句互相交換心得，訴說心事彼此交流；但在做輔導時則不宜用此態度，輔導者在傾聽對方訴說問題，宜以被輔導者為主，輔導員本身不宜多說，要以對方為重心。此點應注意。

三、不是師生的關係。中國的師生關係對學生也有所期望，故師生關係仍不完全平等，在輔導時就不宜有此

尚未建立信賴感，如果勉強他們做什麼，輔導可能面臨失敗。

八、不是配偶關係。夫妻間有時有溝通不良的時候，太太或先生因為直轄輔導，於是當察覺問題時，便積極明顯的以配偶角色找對方談，這絕對談不成；輔導並非單憑親密關係可達成。

四種「關係」

那麼，到底輔導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第一，它是真實的人與人的關係。做輔導時，輔導員須把雙方的角色去除掉，把對方定位在一個有問題待解決的「人」，來和他談話。

第二，輔導是聽的關係。由聽話中可以知道對方此刻陷在怎樣的情況裏。平時開朗的人，如果談話中，你會出他此刻有著憂傷憂鬱的心情，你不能把你原來對他的認識放在此刻的情境上。要用心去聽，去了解，由他所說的內容來推知他的現況。

第三，是回應的關係。假如做輔導時，我告訴你，我的父親過世了，你處理家裏的事業問題等等，而你卻迴避本身與我談的內容有問題。又如你在各位，對我說的話，可能有不同層次

受的關係。人是一種情緒動物，提開心的事情時，給人一種輕鬆感，而提傷心事時，則令人沉重。輔導員的動作、語言、語調、神情等，都應有相當敏感。像前頭所提的「工程師」他不安、眼腳閃爍，可以感受到他目前正處在什麼樣的狀態，由此感受說出你對他的了解，是否吻合他內心的想法。說話時，了解你覺得如何？而不說「我想你覺得如何？」，可以給被輔導者一種自由不拘泥的感受。

與學生晤談時，要用心和他們談談生活，在父母的使用，就是不要讓學生過得愉快，心情上受照顧，而是要學著去適應，去對待他們。平時仔細去深聽，才能有些較深遠的問題，才一定是我們能力所及，必要時就得找專家來協助。知道問題的輕重性，用我們的愛去關心，介紹他們找醫生，請教師父、專家來協助，不讓問題惡化，利用各種管道來協助他們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人都需要關心

談談媽媽們應該如何去談輔導的學生做輔導。

蘇清濤導事正處於十六、七歲的青少年，大家必須了解他們的心態，情況有一般性與個別差異性。青少年的表現，是正常現象，是一種反抗的表現，不必太在意。清楚找出對象，了解他們的情況，就能發展出你。所以對於一般性情況的了解要掌握住，這是第一點。輔導員本身的心境要平和，要有穩定成熟的人格，否則自己問題一大堆，問題糾纏在一起就不好了。

當學生有問題時，要放了自己，完全以對方為主，這是在做輔導時該注意的第四要領。

第三要領：別太聰明，用關切的態度來聽，以聽出些內容，聽出他採用的「我」那裏，他真正要的是什麼，然後他慢慢調整情緒。等他一段時間，輔導員時，最忌諱談話一停頓下來，輔導員就滔滔不絕的說個不停，生怕最後是借「用問題引導對方講話」，不要直接建議，要告訴對方該如何做。用問的，使對方把問題說得更清楚。

「你覺得如何？」要曾經經驗、觀察，把握住與孩子講話的技巧，比如孩子外出時間：「你何時回來？」「孩子外出時間：「媽媽你說呢？」「她不妨也反問：「孩子你說呢？」把輔導員待的答案硬他說出來。

輔導員，宜用商量的語氣。被迫、不要命，宜用商量的語氣。被迫、不要命，宜用商量的語氣。

與技巧聽聽他現在的問題是什麼。如含有對他的深刻關懷技巧，如能再運用他們和學生相處時，記得把自已的角色。適切的輔導者發覺說得更大、更廣。

《訪貧個案》

青年脊髓損傷長臥在床

委員送醫治療褥瘡

【委員鄭明華／台北報導】一個話多、不測風雲，有人且多福禍。人生無常，十八歲的年齡正是一個年輕人的黃金時代，然而，一場不幸的車禍，幾乎斷送了牠的一生……

林姓青年是桃園縣人，國中畢業後由於環境關係，跟隨母親遷移到台中定居。七十九年二月初與朋友出遊，發生了四級癱瘓的人，據他母親說：當時在車上的人只他一人，而唯有此受傷而已。

原先家境清貧，加上他有個不負責任的父親，經常不顧家產，成天無所事事酗酒賭博，還有外遇，他的母親是個老實人，管不了他的父親，所以父親感情一切看在眼裏，所以父親感情就不好，便跟著母親遠離家鄉來到台中。可是，不幸的車禍接踵而來，車禍的遭遇，帶來很大的打擊與痛苦，雖然朋友在道義上負責醫療費，但換不回他的健康，從此他鬱鬱寡歡，自暴自棄。為此他的母親很傷心。

一個殘缺的孩子在中山委員會第...次來到他居住的地方時，委員的來臨，乎對他毫無關係似的，他孤獨無依的樣子，眉間露出無奈、哀痛的眼神，當時他身邊沒有人照顧，當他靜靜的躺在榻榻米上，動也不動，委員們情不自禁在他身邊跑了下來，自然地伸出雙手想去摩他那癱瘓的雙腳，掀起他身上被子...才知道他被這次車禍導致神經性膀胱失調，大小解都要靠人幫忙，方便了，下半身只好赤裸裸的！

他的母親每天出門三、四次，他套上塑膠袋子，約有二十長，幫他解尿，回來時再帮他換乾淨，有時因工作上升來較晚，弄得全身是尿水味，腎部發炎已有翻身，臀部有了褥瘡痛。此景見了直讓人心痛。

過了中午時候，他的母親買東西回來給他吃。趁此時機我們溝通了一下，希望他親能留在孩子身邊，照顧喜心來還債，「歡喜受善利的話，輕輕的沒有重負頭。」

潘委員表示，師父的苦心的心態，面對對大轉變，她已成爲婆婆林昭昭委員，另以婆婆的身分，如何進入她的歷程中，如何折。

一當兒子決定要娶妻反討與善念，但妹妹提議要讓及愛孩子所愛的人進來，媳婦又進一步要求內心，媳婦入痛苦掙扎之後，九十九分，剩下的這順從了兒媳的要求，感

《法說身現》

彼此珍惜・共圓

文山茶會委員談

【陳詩燕／台北報導】婆婆世界堪憂事多，誰無病苦折磨。生老病死需要雨露和陽光，慈懷柔腸經撫平那創傷。為什麼在悲濟世界裏的每個人心總總是充滿了歡喜，甘願一無所有？她爲發生來奉獻？

三月朔，在山文地區首度的慈悲濟安，會員聯誼會中，數位委員及武功國小朱校長，紛紛打開了一己的心扉，暢談慈濟在其生命里程中的大轉變，與爲一父母、子女們的甘苦。

一度欲以農藥來結束自己生命的潘慶雲委員，以一「媳婦的自白」爲題，娓娓道出其生命的潘慶雲爲善緣的一段經過。

「婚後二十多年，婆婆婆間的裂痕，我每天都在生活在痛苦煩惱中。婆婆常常罵我，我白天因忙著生意，只有氣恨在心，到了夜晚，邊流淚邊把婆婆罵的話點點頭滴寫下來，唯恐漏了「字就顯不出罵人的刻薄。」由於煩惱煩燥，她招收滿身病痛，後經友人引薦，前往吉林路怡樂師父開示。師父提到：婆婆是前世結來的緣，若是好緣，則應珍惜，若沒有好緣，那就抱著一份歉

他的起居，尤其是身上的褥瘡，不宜自己用成藥敷外，以免併發症。他的母親聽了之後，眼淚汪汪的流著，幫了孩子的復健，她每天幫人按摩，有時生意好，工作到深夜才休息，回到家仍然要料理孩子的事情，這般辛苦

好母親

同成長

婆婆媳父子相處之道

業障會打折；不歡喜愛，還要消滅自己心中的恨，「別人不要將它重重的壓住自己心間的關係已有了一百八十度的信任。」

與基督徒媳婦相處及其心境的

使為媳婦時，我內心是非常地心：師父教我們，愛孩子的心，何況愛心是不分宗教的！「我探基督教儀式舉行婚禮，使我。姊妹再鼓勵我，既已愛了媳

當天，親友們約為林委員願

，萊蓬張的康小活生
近就，區民貧住願自
。人的病貧顧照

！

在偶然機緣裏，老菩薩從空慧老法師那裏聽到了證嚴師父的故事，清幽的烙印已入她心底，流下了共鳴的眼淚。師父太偉大了，用自己在生的心血，為衆生做這麼龐大的事業，這是我要追隨的師父。」第二天便特地轉了兩趟巴士到慈濟美國分會靜思堂，捐出了平時省吃儉用存下來的二千美元現金，和慈濟分會的師姊說：「證嚴師父這種身體力行的佛教，正是我要追隨的。」又說：「只要我活在世一天，便有一天的機會追隨師父，來貢獻我的力量，為衆生多做些事。」此後，張老菩薩不但是慈濟的會員，而且常常把師父的故事向人訴說。

去年底，美國分會靜思堂舉辦週年慶祝會，張老菩薩也被邀請參加此一盛會。會中蔡秀雲師姊和紀媽咪特地表揚張老菩薩義行，一在場所有來賓非常感動。張老菩薩卻一再表示：「請轉告師父，要多注意自己身體，不要緊張了。但願衆生得健康，為自身求安樂，詮釋出張老菩薩的大悲心，和慈濟世界的祥和融合。」

南加州的初冬，一夜寒雨後，楓紅早已抖落滿地，盡管天地籠罩著颯颯寒意，慈濟世界裏卻處處是溫馨。

的忙碌令人擔心她會病倒。再度去看這個孩子，他母親接受了委員們的意見，暫時辭去工作，專心醫好孩子的病。委員們則送他到榮總門診，經醫生診察後，必須切除有膿的肌肉，住進了榮總，先手術流膿

的地方，隔了三天又做移植手術，期間師姊費了很多心去感動他，並且鼓勵他要面對現實，接受復健。生命的可貴要珍惜，不要輕易喪失信心，身體上的殘缺並不是絕望，畢竟依然有人走出他

探別種禮儀模式的寬度胸襟而讚歎不已；媳婦在感恩婆婆之餘，也努力地在她親友間介紹推廣慈濟的訊息。對於這一切的改變，林委員則將其歸功於師父的懇切教誨，及這個人的支持擁護。

林勝芳委員，則就潘慶英、林昭昭委員的心聲，作了一詳實的補充。她表示，一個人的心理是會影響生理；心理不平安，生理怎會平安。潘師姊因有智慧與勇氣當面向婆婆懺悔，所以才能再創幸福家庭並減輕了身心的苦痛。師父也常說：「我們要口吐蓮花，不要口吐毒蛇」，不要為了自己一時之快而禍患無窮，要讓別人快樂，定得自己好的聲與色。

「每個人都希望有個『幸福人生』，而這個『福』能靠自己創造，『福』可靠自己創造，因為付出愛心就是福，而愛心、感情是需要不斷地付出與培養的，而這份情與因果也絕對不會辜負我們的。」她樂觀地說。

「要用眼和心」

多關懷不懷人的幸

【孫美華／美國靜思堂報導】住洛杉磯黑山貧民區，七八歲的老菩薩張蓬萊，一頭銀灰髮絲，慈悲的臉龐，像是不盡的大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

爲了能就近方便照顧患病之人，張老菩薩特地住在低收入的黑人貧戶區內，附近的鄰居不是四肢不全、低智能，便是瘋子。雖然她與人與老菩薩言語不通，但是每當飢饉風寒之時，便想到在老菩薩溫暖的小天地裏，會有吃的、用的，能，飽暖腹，一抵嚴寒。

張老菩薩平時省吃儉用，出去換汽水罐頭和做些零工，把省下的錢買一些日用品，儲存以備救濟之用。她平時還常帶到朋友和名過把過量的食品、不要的衣物，收回家來，一包一包打理好，做爲她救濟鄰居之儲備。

張老菩薩有六個孩子，都已立業，生活小康，孩子們也有能力養育母親，而老菩薩卻心甘情願住在黑人區。她說：「每當我看到這些可憐的人，我中心覺得自己擁有太多了，我應給他們什麼呢？看著他們傷風咳嗽，日能不足，我怎麼忍心離開他們，去過自己舒舒服服的日子？」她所有的孩子都爲母親親子有問題，年紀大了不去享清福，只有一個兒子體諒她的心意，她對這個兒子說：「兒啊！不要讓我煩惱，就是我的福氣了。但是要常常用你們的眼和心多關懷，下這個世界上那些不幸人才是。」最近，她有一個住在教士頓的女兒也被她感動，常常自動收集一些朋友不要的衣物和罐頭寄來給母親幫助窮人。

老菩薩回憶兒時，受到祖母的感召，祖母像僕克己，卻將省下來的錢領養一些孤兒，而這份悲天憫人的情懷，深深烙印在老菩薩幼年時的心靈，常常不忘記盡一份心力照顧和關懷身邊的人。直到長大結婚後，仍常待奉公婆至孝。在老菩薩傳統的婚姻下，丈夫常常打她，只爲